

守山人的情怀

□ 刘基地

不久前,我随山东省散文学会“跟着作家去旅行”一行住进太行山文旅康养地花椒小镇的民宿里,款款山风迎面而来,繁密的鸟语不时冲击耳际,浓郁的椒香沁人心脾,一夜的诗情画意。

次日清晨,晨光刚刚挂上源头村老虎嘴山的山头,为山村描绘出淡淡的白色轮廓。我走出花椒谷小镇民宿,一路溜达,在山间小道漫步。济南已是炎热的夏天,温度冲破40度大关。而这里凉风习习,只有17度,真是天壤之别。凉风裹着花椒和青草的芳草向我扑来,为这里定下宁静清凉的冷色基调,霎时,让我有了“乐不思鲁”的冲动。

眼前群峰的沟谷间、坝坎上、梯田周围种着干弯枝曲、带菱刺的灌木花椒树。枝干上长满了青绿色的小果实,像绿豆般大小,有些颜色开始变成了浅红色,像穿上了一身“迷彩服”。

这时,我发现在前方右侧花椒树下有位年龄与我相仿的村民,正在用锄头除草。我赶紧凑过去,同他搭话:“师傅!这么早就开始干活儿了!”“趁凉快,多干一阵子,出太阳就热了。”他的声音有点“晋普”,还算听得清楚。

闲聊中,我得知他姓常,今年虚岁65,比我小4岁,但体格比我结实,抡起锄头来还有点小伙子的劲头。他独自一人,四十岁丧妻,如今过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生活。因我俩是50后,彼此间没有代沟。他告诉我两个女儿已出嫁,生活在县城。我又问:“你怎么不去县城跟女儿们一起过呐,也好相互有个照应。”他把嘴角翘了一下,诙谐地说了几句:“我住不惯城里的楼房,上楼下楼太麻烦,加上人生地不熟,没人拉呱闷得慌。”

听话听声,锣鼓听音。从老常的话语中,我感受到他对大山有一种情愫,一种特殊的爱,一种难以割舍的牵绊,一种无法舍弃的依赖。习惯在绿意盎然的山林间劳作,喜欢摆弄花椒树,是他对大山的深情眷恋。

两人谈得十分投机,从小家谈到村里。他告诉我,他们村因为村北二里地的一座山腰上,有一座闻名全国的国家级文保单位龙门寺。你别小看它,藏身在太行山腹地小小的山腰处,四周山峦耸峙,峭壁飞流,地势崎岖。然而,它却是集后唐、宋、金、元、明、清六代木构建筑于一寺的国保文物,少见得很。

源头村就是沾了它的光,这几年,新修的山路一直通往北侧峡谷里。路边一条溪水,来自深山的泉水向下流淌,如今变成宽阔水渠,还修筑了拦水坝,从上边流淌的水,哗哗作响。验证了当地民谣之说:源头沟五里长,水击石头哗哗响;三步泉、五步源,龙门戏水传三江。原水沟边一长溜旧房子,翻盖成了二层小洋楼,有点像江南水乡。

据相关资料显示,近年来,源头村全链条打造、高精深发展花椒产业,全村花椒种植面积300多亩,以花椒为原料制作而成的花椒芽菜、花椒锅巴、花椒啤酒、花椒油、花椒醋等20余种产品,通过抖音、天猫等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,带动全村124户农民增收致富。老常的年收入也达一万多元,有养老金,花椒收入和森林防火补贴等。

当今,山里的许多年轻人不愿意守山种树,纷纷选择离开农村涌向城市。然而,村里也有一群中老年人不愿意离开自家“老窝”,随儿女到城里静享清福。

对他们的这种举动,我渐渐明白

了一个道理,大山给了他们沉稳而执着的性格,守山人舍不得离开这块生他养他的山沟沟,他们从内心深处感悟到生活的真谛,明白了什么是人世间福祉。

突然,我想起了出发的钟点,只好长话短问,源头村来过八路军吗?老常马上回答:来过!村中的一座古庙,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太南(晋豫)区委机关报《人民报》社旧址。《黄河日报》也曾在此编辑出版,经历了近一年的出版发行后,《黄河日报》停刊。黄河日报社和中共太南(晋豫)区委的太南日报社、太南文化教育出版社合并组成了报社。人民报社成立后,于1940年5月1日在源头村创办了《人民报》。《人民报》从创刊到终刊历时8个月。

听到这个消息后,埋怨自己,为什么不早点上网查查,留下了遗憾。老常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,对我发出邀请,下次再来时,我一定带你去看看《人民报》旧址。

越是想多了解情况,时间越是跑得快。没办法,我只好撒开脚向山下的花椒小镇跑去……

李秋保:发鸠山下的精卫鸟

□ 张元明

在长治,有位作家多年来用笔记录家乡变迁,诠释对文学的热爱和执着。

李秋保的身上,既有多多年军旅生涯练就的英勇,又有深耕文学事业的勤奋。他如同发鸠山下的一只精卫鸟,也像不知疲倦的雄鹰。

李秋保家住长子县良坪村,祖籍河南省辉县。80多年前,一场蝗灾袭来,他家的庄稼颗粒无收。秋保的爷爷奶奶挑着一根扁担两个筐,带着年幼的儿子,一路乞讨,千难万险,辗转来到长子县石哲镇良坪村。一家人在这里扎下了根,儿子长大,结婚生子,繁衍生息。

岁月荏苒,秋保在父母呵护下成长,从求学到参军,踏歌前行,奋进不止。直到事业有成衣锦还乡,直到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”,不论走多久多远,良坪都是他永远的乡愁。他说乡愁有多浓,乡情就有多重;乡情有多重,乡愁就有多长。虽然他离开家乡,在外奔波40多年,但他总是说,我是良坪人,我是从良坪走出的大山之子!

发鸠山,这座富有灵性的山,见证了李秋保对家乡良坪村的深深眷恋。他在这里度过了童年,也在这里汲取了文学的养分。而“精卫填海”的神话传说,更是给了他无尽的创作灵感。他笔下的精卫鸟不仅是一个神话形象,更是他内心对家乡,对人民情感深厚的象征。

近20年的军旅生涯不仅锻炼了他的坚韧和意志,也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。他用自己的笔书写那些英勇无畏的战士们,他们的故事,他们的精神,都成了李秋保笔下动人的篇章。然而,他并没有满足于军旅题材的创作。他深知,作为一名作家,更应关注人民生活,关注家乡的变迁。于是,他开始将自己的笔触转向家乡,写下了厚重的《良坪之歌》和《良坪记忆》。

《良坪之歌》是一首3600多行的长诗,

不仅是对良坪村历史变迁的记录,更是对这片土地上人们精神风貌的颂扬。他用深情的笔触将良坪的山山水水,风土人情都描绘得淋漓尽致。每一行诗句都仿佛是一幅生动的画卷,让人仿佛置身于那片美丽的土地之上。

《良坪记忆》则是一部更加全面深入的作品。全书分“神话故事”“村史碑记”“山乡骄子”“精英风采”“碧血丹青”“游子足音”“民心史话”“情感天地”“乡魂神韵”“发鸠放歌”共十个部分,汇人文历史、山水风光于一体,通过对良坪村历史、文化、人物等多方面的描述,展现了这片土地的悠久历史和深刻底蕴。这本书不仅仅是对良坪村的回忆和纪念,更是对这片土地上人们奋斗精神的礼赞和颂扬。

除了这两部作品之外,《李秋保文集》(四卷本)则是他多年创作的汇总,包括报告文学、文艺评论、散文等多种文学形式,每篇作品都饱含着他家乡岁月静好、大地安祥的深切祝福,凝结着他生活的热爱和对乡亲的关怀,他的文字既有深沉的历史感,又有浓厚的乡土气息,让人在阅读中感到一种别样的魅力。

李秋保如发鸠山的精卫鸟,用他的一生诠释着对文字的热爱和执着,表达了对家乡的深厚感情,也激发了人们对家乡的热爱和归属感。

他的散文集《踏雪行》《踏歌行》《踏霞行》(三踏系列),以及《兵车行》和《生命的穿越》等作品,记录生活,感悟人生,写得真诚、真实,以真情感动了无数人。其中,有不少作品曾在全国获奖,并入选《中国散文家代表作品集》与《中国第三届冰心散文奖作品集》,《踏霞行》获全国第三届冰心散文优秀奖。

李秋保的文字优美,深沉,耐读。他的作品让人回味无穷,从中可以感受到他的率性、爽朗、大气,让人精神畅快,心醉神迷。



绿润朱光

张晋皖/作